II



發現・林淵

林淵，
一個晚年才拿起鑿刀以刻石自怡的鄉野老人，
無意中被人發現，他的作品質樸而率眞，充滿著生命的喜悅，
有如在氤氳的山谷中散發出一股璀璨的光彩。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林淵｜土地公｜石雕｜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埔里鄉情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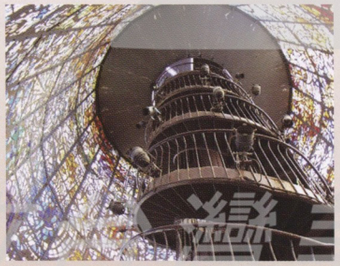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代，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所有集會、遊行、出版事業、出國考察都要經過官方的允許，但在建設及經濟上卻有優越的成果，民間亦紛紛成立國際性的社團；在埔里鎮則先後有扶輪社、青年商會、聯青社、同濟會的成立，宗旨都不外乎訓練自己，服務社會，促進國際交流等，會員大都爲地方上的各界菁英。而在此一時期，各社團亦組團到國外考察，或是參加國際性的會議，埔里國際青年商會與日本千葉縣的市川青年商會締結爲姊妹會，黃炳松是埔里國際青年商會的幹部，受邀前往日本參加會議，順途考察日本的各項政經建設，並到箱根的「彫刻之森」藝術公園去參觀，他發現日本各地相當重視「文化財」，各地都有翔實的出版物，來介紹當地的風土民情和觀光資源，特別是「彫刻之森」的戶外藝術公園，讓他記憶猶新，這一趟日本之行，給他大開眼界，並且決定聯合地方上的各界菁英，創辦一份鄉土雜誌來推動埔里鎮的文化發展。

彫刻之森美術館

「彫刻之森美術館」在富士山下，靠近箱根溫泉風景區，視野遼闊、陽光和綠地環抱，佔地七萬平方公尺，結合了休閒、觀光、藝術等功能。館內展示過去百年來歐美、亞洲現代傑出雕塑名家作品，並且囊括所有雕刻界的流派。台灣的雕刻大師楊英風、朱銘，及藝術家吳炫三都曾受邀舉辦個展。



彫刻之森美術館的外景
（攝影｜鄧相揚｜1999）


彫刻之森陳列的玻璃藝術景觀。（攝影｜鄧相揚｜1999）


彫刻之森美術館所陳列的亨利摩爾作品。
（攝影｜鄧相揚｜1999）


彫刻之森陳列的景觀。（攝影｜鄧相揚｜1999）


彫刻之森美術館所陳列的杜布菲作品。
（攝影｜鄧相揚｜1999）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一九七八年間，黃炳松參加南投縣第九屆縣議員的選舉，高票當選後，因議長、副議長的選舉，有人致送政治獻金給他，他將這筆款項作爲《埔里鄉情》雜誌的創辦基金，社務及編輯委員則邀請埔里鎮的有心人士共同參與，其目的爲提昇鄉土文化，促成地方團結，繁榮地方經濟，活絡藝文活動，美化生活環境，以及生態及環境的保護等，此一雜誌於一九七八年七月創刊，採季刊形式，是贈閱性的社區刊物，主要內容爲報導埔里、魚池、國姓、仁愛等鄉鎮（即水沙連地區、或稱大埔里地區）的社教、史蹟文物、山水景點、在地人物、藝文導覽和未來發展等。由於是全新型態的社區雜誌，《埔里鄉情》雜誌出刊後，獲得在地及旅外鄉親的熱烈支持，索閱及捐款者絡繹不絕。

詹元和是埔里鎮鎮民代表會的主席，也是《埔里鄉情》雜誌的常務委員，他在埔里鎮枇杷城經營輾米廠和販售飼料。一九八〇年四月初，他送貨到內加道坑時，無意間在途中發現了幾件質樸無華的石雕作品，就擺在一間民宅的前面，令他相當好奇；經詢問後，得知是一位退休老農林淵所刻的作品，回到埔里後即刻



《埔里鄉情》雜誌創刊號，1978.7。（攝影｜鄧相揚）


晚年清閒學雕刻
老農無師能自通
作品純格風品
二第通洪譽人模
林淵雕刻作品栩栩如生
縣議員黃炳松收購
將放置獅子頭瀑布
免費提供觀光遊客觀賞
1980年4月，《聯合報》（上）與《台灣日報》（下）對於林淵的報導。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到埔里鄉情雜誌社去轉告黃炳松，希望《埔里鄉情》雜誌能夠以專題報導出來。

一九八〇年四月九日，黃炳松夫婦邀了《聯合報》的駐地記者楊學吉、常務委員詹元和、陳哲、林茂雄等人，專程前去拜訪林淵，黃炳松被林淵那些質樸可親的作品所感動，當下決定買下全部作品，包括五十三件石雕及八件木雕作品。

林淵的石雕、木刻作品被黃炳松以三萬元購下，內加道坑的庄民都很羨慕，因爲這個價錢若是去作工的話，大約要花六個月時間的工期才能賺到，林淵首次出售作品，所得的款項讓他笑得合不攏嘴來，他向庄民炫耀說：「你們大夥人家，笑我說刻石頭是憨人，現在有更憨的人來買我刻的石頭。」至於到底誰比較憨，那就見仁見智了。

林淵高價出售石頭的事情，被庄民傳開了，鄉下人簡直把他看成「點石爲金」，庄民紛紛說他受到神明庇佑，他應該再上廟去拜謝神明，林淵反而對庄民說：「我平時都在燒香，敬神不在一時。」



林淵｜山豬｜ 1980 ｜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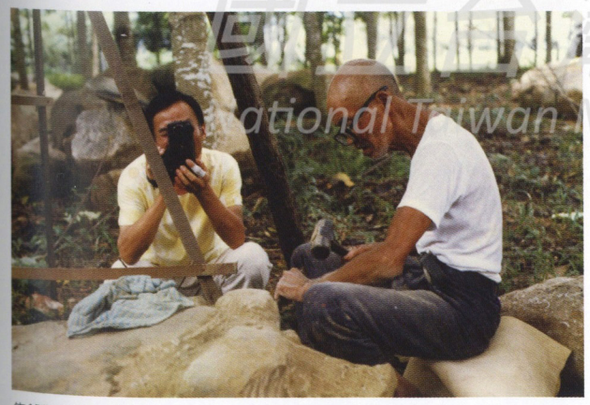
嶄露頭角、林淵旋風

幾天後，《聯合報》報導了林淵的創作事蹟，四月十三日，黃炳松邀林淵前往台北拜訪楊英風、朱銘兩位藝術大師，並邀請兩位大師前來埔里，此一拜會兩位大師的行程，亦促使楊英風、朱銘兩位藝術大師後來與埔里藝文界的結緣。

四月十九日，朱銘夫婦依約前來埔里，並邀藝術家梁奕焚、邱錫勳等人同行，到內加道坑去造訪林淵，朱銘還送給林淵一個旅行袋和十把雕刻刀；當夜在埔里藝術家黃義永的「向山山莊」工作室，與埔里「眉之溪畫會」會友茶敘，林淵當場繪畫〔大人背小孩〕乙幅，雖是現場塗鴉，談不上素描，但也是林淵的首張繪畫作品。



楊英風（左）與林淵。（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朱銘為林淵的工作情況攝影記錄。（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聯合報》刊載林淵的創作事蹟後，引起其他新聞媒體的注意，五月中旬，中國電視公司首次播映了林淵的作品報導；七月二十日，《埔里鄉情》雜誌第七期刊載林淵作品專文介紹，內容有宇俊吉撰文的〈老農・石雕・林淵——介紹一位村野藝術家〉、何松撰文的〈林淵石刻作品發現經緯〉、陳光明撰文的〈看林淵石雕〉等篇，埔里鄉情雜誌社亦出版《頑石與老人》的專書，接著《光華雜誌》、《雄獅美術》、《藝術貴族》等藝文刊物陸續以專文刊載，特別是《雄獅美術》，由發行人李賢文親自率領編輯、撰文、攝影等工作團隊前來專訪。



林淵｜大人背小孩｜ 1980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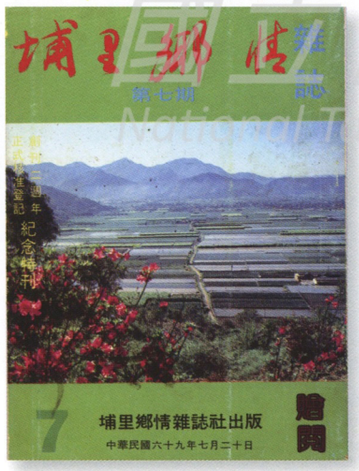
電視新聞媒體拍攝林淵的專輯故事。（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雄獅美術》141期【林淵石雕特輯】，1982.11。



《埔里鄉情》雜誌社發行人黃炳松（右二）、社長薛瑞坊（右三）、主編宇俊吉（右一）造訪林淵。（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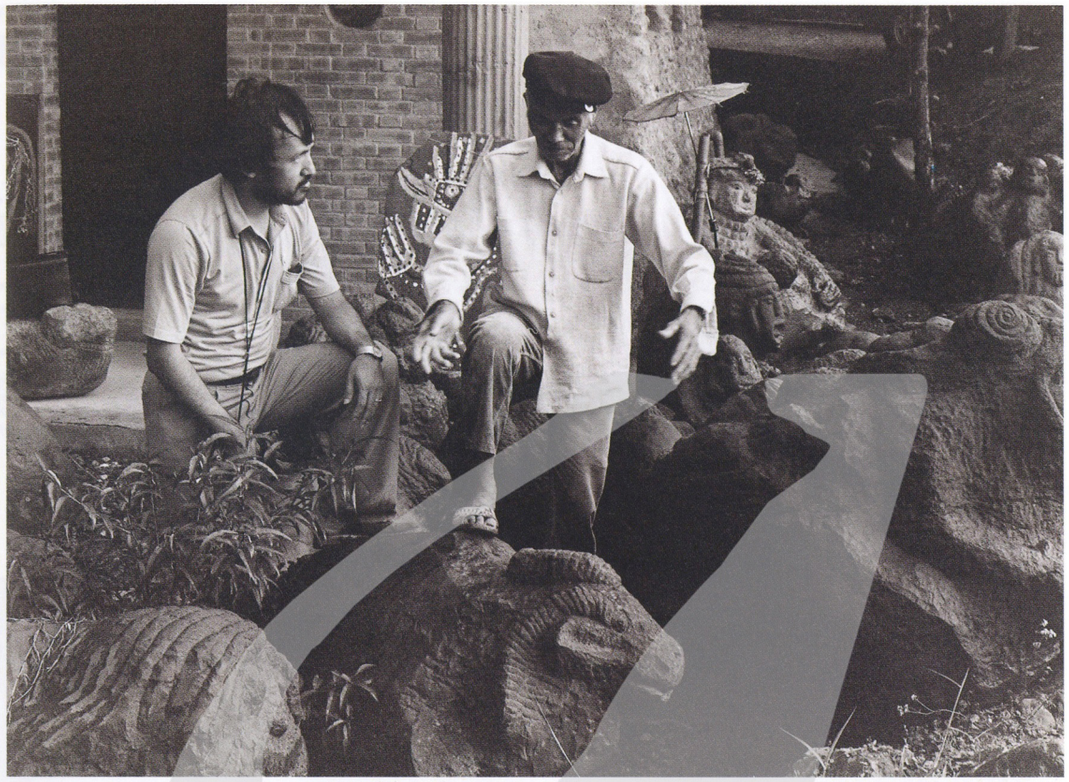


《埔里鄉情》雜誌第七期，1980.7。



《埔里鄉情》雜誌第七期介紹林淵專訪。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雄獅美術》發行人李賢文（左）與林淵（右）。（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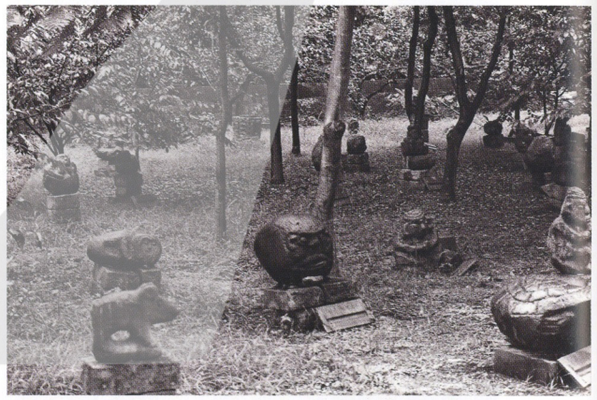
1982年，《雄獅美術》發行人李賢文（左）親自率領編輯、撰文、攝影等工作團隊前來專訪林淵。（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一九八一年元旦，享譽國際的藝術家席德進，受黃炳松的邀請，與台中縣大明中學董事長盧精華、台中市藝文界人士，專程前來造訪，對林淵的作品讚嘆不已。

《埔里鄉情》不僅是一份地方刊物，埔里鄉情雜誌社對於藝文活動的推展也不遺餘力，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當時埔里鎮長周顯文的別墅庭園展出了林淵的石雕作品，這是林淵成名以來的首次展覽，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林淵同時在此地創作了〔霧社事件〕的大型石雕，作品氣勢磅礴，無意中將「霧社事件」歷史題材，創作成藝術雕刻作品的首例。



1980年，林淵石雕特展海報。（圖片提供｜鄧相揚）







林淵的石雕，錯落於前埔里鎮長周顯文的「石藝園」中，好比童話世界，這座別墅庭園，是林淵成名以來首次展覽之處。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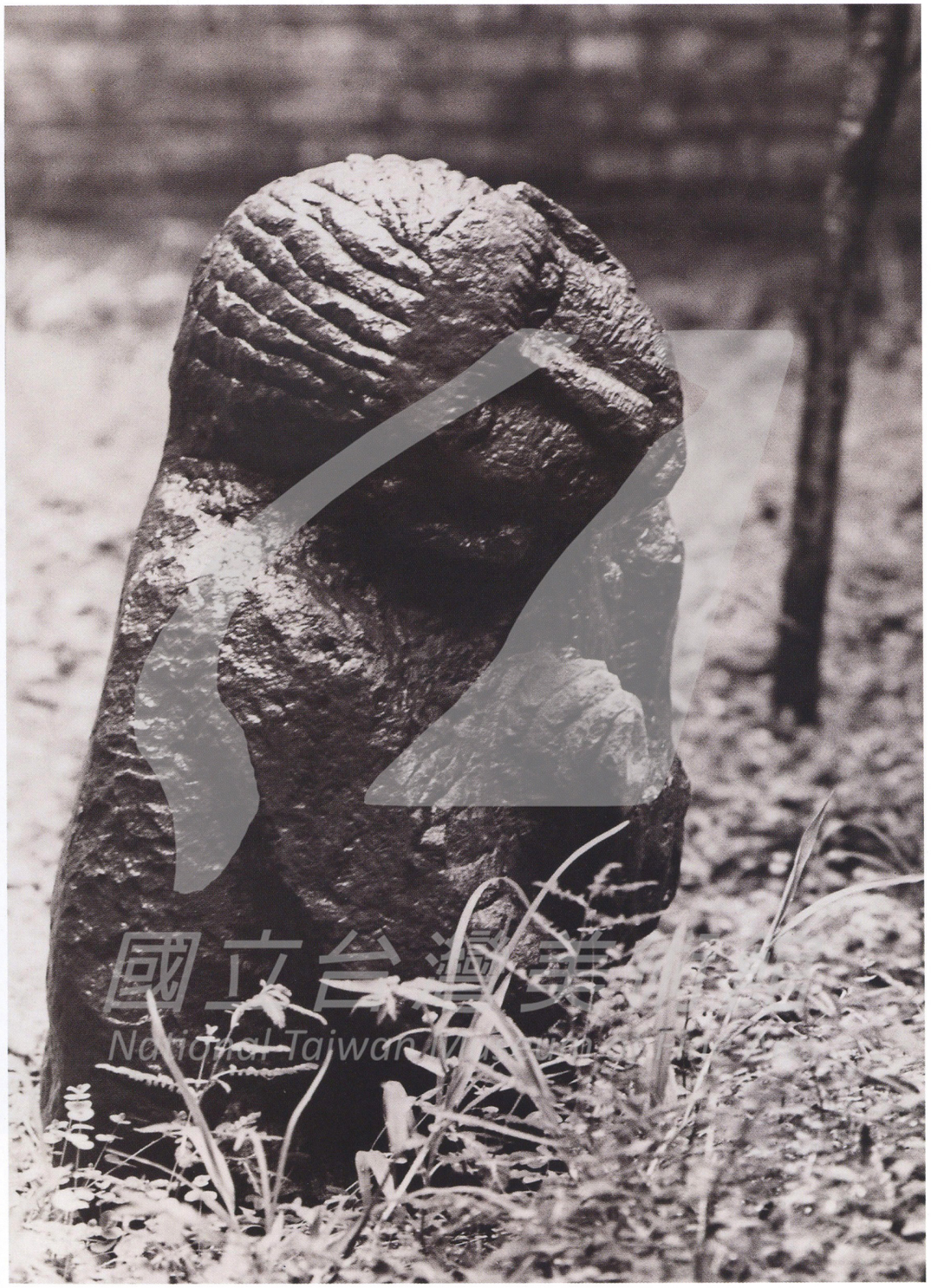


林淵｜霧社事件｜石雕（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石獅｜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大團三千年｜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前埔里鎮長周顯文的別墅庭院，名「石藝園」，離埔里獅子頭瀑布不遠，為林淵首次展覽的處所。（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遊北海道後歸來的創作



林淵｜北海龍王｜石雕・油漆｜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無題｜石雕（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老和尚（中，彩繪白臉者）｜石雕｜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玄天上帝｜石雕（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佛祖｜石雕・油漆｜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老和尚｜石雕・油漆｜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無題｜石雕｜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陳列於牛耳藝術公園的林淵石雕作品。（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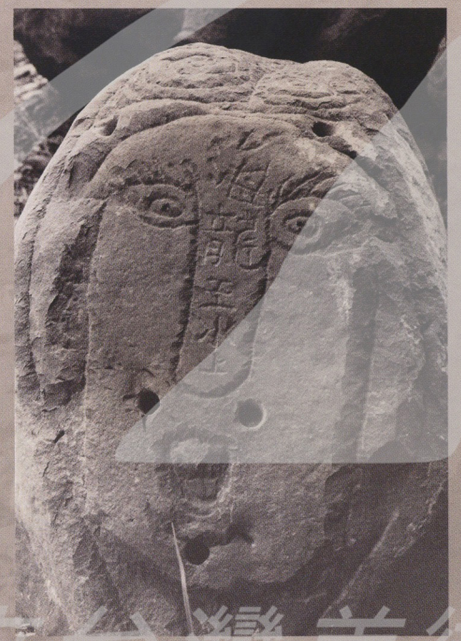
林淵的石雕藝術

林淵的藝術作品當中以石雕最為大宗，估計約有三千件以上，其中大型石雕約有百餘件，他創作之初以石雕作品初露鋒芒，也最受台灣藝術界的矚目與肯定，他創作的題材包羅萬象，無論是民間軼事或是歷史事件的陳述與評價，抑或他對週遭環境浪漫幻想的編織，在在都訴說著人與天、人與地、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與變遷過程，更營造出林淵思想獨一無二的特性與魅力。

林淵雕石時的鏗鏘聲猶在耳際，專注打拼的石刻畫面尚在眼前，但他鋒稜銳利的石雕刻痕留芳於後世，這些大量的石雕作品都是他力竭汗湍的成果，更是台灣樸素藝術的重大文化資產，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林淵｜孫悟空拿仙桃｜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海龍王｜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人物｜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廖添丁救美｜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人面豹身｜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蠡｜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海豹｜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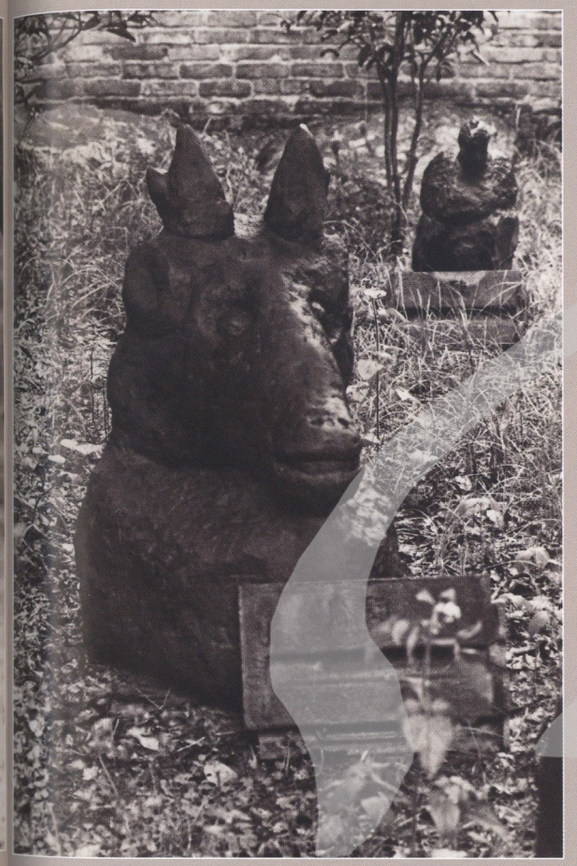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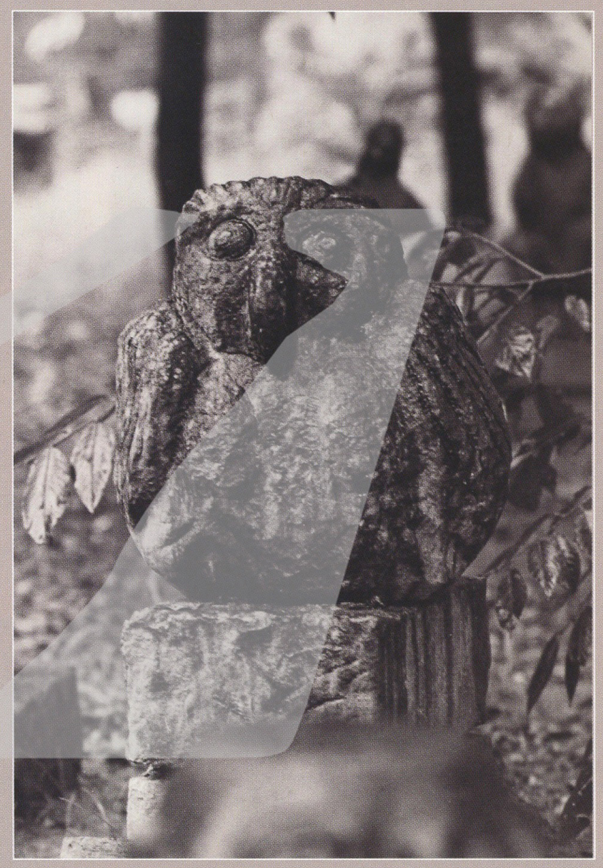
林淵｜大頭雞｜1981｜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土地公｜1981｜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鹿角還狗哥｜1981｜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林淵｜貓頭鷹｜1981｜石雕｜牛耳藝術公園藏（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慕名而來的人不曾間斷，造成一股素人藝術的「林淵旋風」，各大學院校的美術科系師生，亦結伴前來觀賞林淵的作品，但是這種未經學院派養成的「素人藝術」，讓台灣學院派的藝術界看了以後瞠目結舌，欣羨不已！



台灣畫壇耆老顏水龍（右）參觀林淵作品。

素人藝術（Naif Art）

素人藝術的基本解釋，是指未經專業學院訓練的藝術家所創作的藝術品，中國則以「農民畫」來稱呼素人畫。台灣最早出現的「素人藝術家」首推洪通。洪通崛起於一九七〇年代後半，當時正值文學上的「台灣鄉土論戰」時期，文化工作者開始重視本土，但他其實要到一九八七年去世之後，才再次被美術界重視。一九九六年台南市文化中心展出「狂熱的生命－洪通逝世十年回顧」，是洪通逝後較完整的一次展出，獲得很大迴響。之後，台北市立美術館在一九九七年主辦「台灣的十七位樸素藝術家」展，在法國巴黎市馬克斯．傅赫尼樸素藝術館展出，後來並轉往比利時新魯汶美術館展覽，「素人藝術家」一詞從此正式進入台灣美術史。



林淵｜四海龍王｜石雕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台灣前輩雕塑家陳夏雨（右）訪林淵。（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成名後，參訪者絡繹不絕，照片中的林淵正為訪客簽名紀念。



林淵向訪客介紹他的大型石雕作品〔清順帝與多爾袞〕。



現代藝術創作者陳庭詩（左二）參觀林淵作品。



林淵在刻石頭時吸引許多學童的目光。

裝置藝術

一九八〇年黃炳松陪同林淵去韓國、日本旅遊，主要是要讓林淵看看世面，這是林淵第一次出國，因此他興致勃勃，他們結束韓國之行後，一行轉到北海道去看雪景，同時去看「昭和新山」長成什麼樣子：原來一九四三年洞爺湖附近突如其來的地震，使原有的麥田隆起，形成了一個火山，因爲是在日本昭和時期形成的活火山，後被命名爲「昭和新山」。

北海道之行讓林淵開了眼界，他回來以後，跑到他女婿的鐵材加工廠，找到數十塊的廢鐵材和螺絲運回家中，沒幾天工夫，他的裝置藝術〔昭和新山〕就出現在黃炳松面前，著實讓許多人看傻了眼。

〔昭和新山〕受到好評，林淵乾脆把家裡的廢棄物、女婿鐵材加工廠的廢鐵材、山林裡的木頭，還有垃圾堆裡的瓶瓶罐罐，經過剪裁、焊接、釘製，將廢材都變成了「裝置藝術」；但是林淵根本不懂什麼「裝置藝術」的學術用語，說穿了，那只是林淵不凡的人生當中，運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將那些廢材加以拼裝活化而已。

有一天，天上下起雨來，林淵無法在外面刻石，他一時興致來潮，將工地板模工丟棄的鐵絲撿來，用木棒和鐵具捲曲變形，不費多少功夫，就完成了一件稱爲〔雞〕的作品，又沒幾天，十二生肖動物的捲線作品就全部完成了。



林淵在女婿的鐵工廠製作〔地球儀遊樂器具〕。

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

裝置藝術可以算是一種現代雕塑，不像古典雕塑般模仿自然，反而利用鋼管、廢棄機械零件、廢五金等素材組裝作品。與傳統相較之下，裝置藝術的主題通常是荒謬、嘲諷、頹廢，呈現出藝術家對現實的省思。

大約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藝術界，才正式出現「裝置藝術」這個名詞。通常裝置藝術會利用空間來呈現作品，藉由這些大型作品，藝術家可以營造出作品的主題氛圍；這種近代的藝術形式，有時也可以包容部分的表演藝術，因此，本身也具有強烈的戲劇效果。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許多藝術家逐漸以此作為標榜，將「裝置藝術」設定為一種新的創作或表演形態。一九九〇年，英國倫敦出現了第一座以「裝置藝術」為名，且由藝術家主持的「裝置博物館」（Museum of Installation，簡稱MO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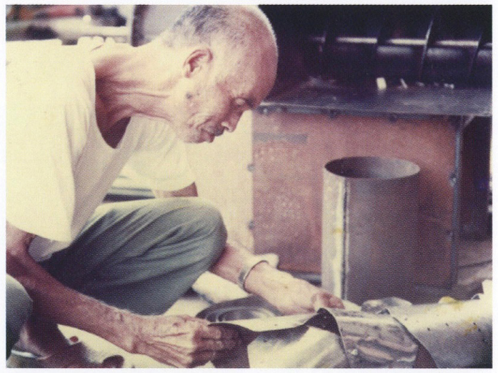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的裝置藝術

林淵不懂「裝置藝術」的學術用語，其實這些拼拼湊湊的作品，是他內心世界的底蘊，是他的「思想拼裝」，或許可以說是「拼裝思想」的呈現；可貴處在於他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人，思想往往瞬間成形，並且馬上行動，是一個十足行動派的素人藝術家，因而留下近百件的拼裝藝術作品。

林淵的拼裝藝術作品，題材相當廣泛，無奇不有，材料大多是人類文明的廢棄物，是林淵加以廢物利用而已，他可說是一個正港的環保樸素藝術家。

欣賞林淵的拼裝藝術作品，或許讓人會心一笑，或許扣人心弦，其實是讓我們去觸摸他的心靈底處，同時也是學習他樸實無華的真摯情感，且讓我們感同身受吧！



林淵在女婿的鐵工廠創作組裝藝術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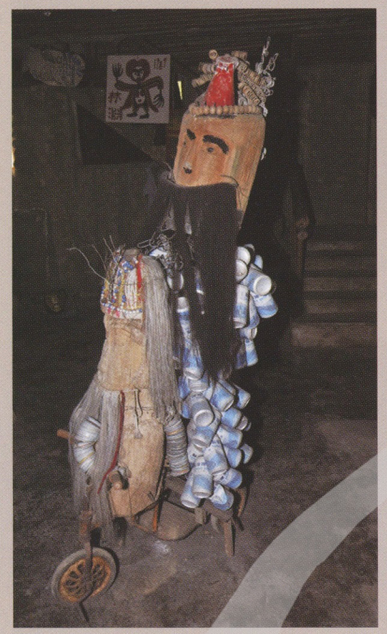


林淵｜人物｜鐵片・油漆｜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地球儀遊樂器具｜鋁・鐵・石板・木材｜牛耳藝術公園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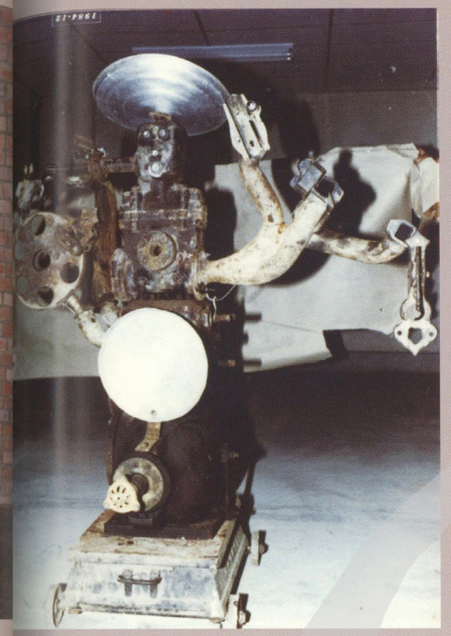
林淵｜孔明｜碑酒空罐・毛線・木頭・油漆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薛仁貴｜鐵片・油漆・木頭・毛線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椅子｜鐵片・木板・油漆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劉伯溫｜廢摩托車車體・廢鐵・鍋蓋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大陽具｜水壺・油漆・不鏽剛鐵片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黑白郎君｜檜木・不鏽鋼鐵片・罐頭蓋・鐵線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人物｜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人物｜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人物｜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矮東瓜｜1988｜牛耳藝術公園藏



林淵｜竇一虎會鑽地｜1988｜牛耳藝術公園藏



林淵｜顧食沒顧身｜1988｜牛耳藝術公園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康樂隊｜鋁線｜牛耳藝術公園藏



林淵｜無題｜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荷蘭勇士｜牛耳藝術公園藏



林淵｜無題｜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無題｜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七十二番社之一｜1988｜啤酒空罐鋁線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無題｜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無題｜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無題｜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林淵｜無題｜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作醮大豬架之一｜鐵・不鏽鋼片｜牛耳藝術公園藏



林淵｜作醮大豬架之二｜鐵・不鏽鋼片｜牛耳藝術公園藏



林淵｜作醮大豬架之三｜鐵・不鏽鋼片｜牛耳藝術公園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結結人來看憨憨人

一九七二年，《漢聲雜誌》報導了出生於南鯤鯓（台南縣北門鄉鯤江村）的洪通作品與事蹟，引發本土藝術文化的新風潮，被譽爲台灣素人畫家的代表，更形成一股「洪通狂潮」，但個性獨特的洪通，謝絕訪客，並閉門專注創作。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黃炳松邀林淵到台南縣南鯤鯓拜訪素人畫家洪通。那天下午，他們到達南鯤鯓，經由代天府廟中人員引領帶往洪家，那是一間非常簡陋的住屋，房門上了鎖，便請求鄰居協助打聽洪通的去處，並說明他們是從埔里遠道來的，請給予特別安排接見。

林淵一行碰了一鼻子灰，未獲引見，只好留下幾張林淵作品的照片，託鄰居轉交洪通，然後轉往台南市去遛達。當天晚上，他們一行再折回南鯤鯓，洪家房門仍然緊閉，幸而在隔壁一間屋子找到了洪通的太太，她也說洪通不在家，黃炳松便和她閒聊了幾句，順便問起洪通在台北展覽情形：「一共展出了幾幅畫？」

「兩百幅。」她小聲回答。

「黑白講！」那間緊閉的暗屋裡居然發出了洪通的聲音：「女人家，不懂事，別隨便胡說，只有一百六十幅罷了。」此時，房門砰然大開，洪通氣呼呼地出現了，他的妻子顯得好難爲情。黃炳松趕快把林淵介紹給洪通，並說明就是下午留下作品照片的原作者，洪通很不屑地僅點了一下頭，不理這群訪客[1]。



洪通的破屋在他的妙筆揮灑下，顯得生趣盎然。（攝影｜李賢文｜1975）



洪通畫屋壁畫，中間窗檻上面寫了「天主」二字。（攝影｜李賢文｜1975）



洪通的故鄉——台南縣南鯤鯓代天府附近一帶。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73年）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洪通

洪通（1920-1987）出生於台南縣北門鄉鯤江村，出生時父親已過世，四歲母親去世，搬到五叔家由祖母帶大。幼年家境清苦，無法接受教育，自小即放牛、打雜工、當乩童維生。

五十歲時突然瘋狂投入繪畫，五十三歲一夕成名，五十四歲《雄獅美術》月刊製作專題報導，五十七歲由台北美國新聞處和《藝術家》月刊共同主辦「洪通作品展」；洪通隱居後迅速被大眾遺忘，窮困終老，六十七歲時太太過世，令他傷痛孤寂，倍受打擊，次年在窮困潦倒中病逝。

其畫作元素多元，神祕的文字畫與用色豐富的畫風至今仍為人稱道，有人因其無師自通的繪畫技巧，將洪通稱為「素人畫家」，但他畫面中流露出的強烈精神力量，也被稱為「靈異畫家」。



坐在畫屋床上的洪通，十幾幅卷軸畫堆在床邊一角。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73年）



1976年3月13日至25日，洪通個展於美國新聞處展開。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76）



洪通的展覽吸引來成千上萬的觀展人潮。（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洪通生前所留下的畫具、素描本及未完成的遺作。（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2003）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千里迢迢從埔里專程前來求見洪通，卻遭到如此待遇，顯得相當不悅，在回埔里途中，林淵很懊惱地說：「我們幾個都是結結人，今天走遠路到這裡來看個憨憨人。」

結結人與憨憨人匆匆一瞥後，卻帶給他很大的衝擊，林淵說：「憨憨人那種畫有什麼了不起！繪圖的人攏是三粒芭樂綁作夥—3388」，林淵雖如此戲謔洪通，但他自台南回來後，卻甘願埋首做一個3388的人，而且他所繪的畫是「結結人的畫」。

林淵的作畫內容，大都和石刻、木刻的題材雷同，諸如鴨、雞、牛、魚、蔬果、神仙人物等，初期用彩色筆或簽字筆，畫在月曆或廣告紙的背面，他興頭十足，幾乎把什麼東西都拿出來畫，只要可以落筆的器物都可以隨心所欲，諸如：米篩、籮筐、門板、竹蓆、破鍋底，樣樣都拿來畫。而使用的材料，有彩色筆、簽字筆、油漆、水泥漆等，他不喜歡用毛筆和水彩筆作畫，他說那是別種三三八八的人才用的。



林淵利用水泥漆作畫

林淵的塗鴉作品

夜深人靜，輾轉難眠，千絲萬縷不成空，思緒成形，半文盲的林淵無字書寫，信手握起彩筆在筆記本塗鴉，山光水色，彩虹當前，畫人夥頤，無奇不有：天上的星辰、宗教的真諦、心靈的底蘊、人間的林林總總、人類的生離死別、山林間的蟲鳴鳥啼、水中的魚蝦浮游、田林間的蔬果、原野間的野禽奔馳、生物作愛的邂逅，一切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繪聲繪影，這不在夢境，是宇宙間的真實寫照，一切都在「太初」，是陰陽間相互調和，生命永常，豐饒祥和的徵兆，原來樸素藝術是這樣原創的，黑白燦爛皆具，天才林淵的塗鴉作品畫下了他心中的極致，更留下民間對他原創的無盡詠嘆。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鄧相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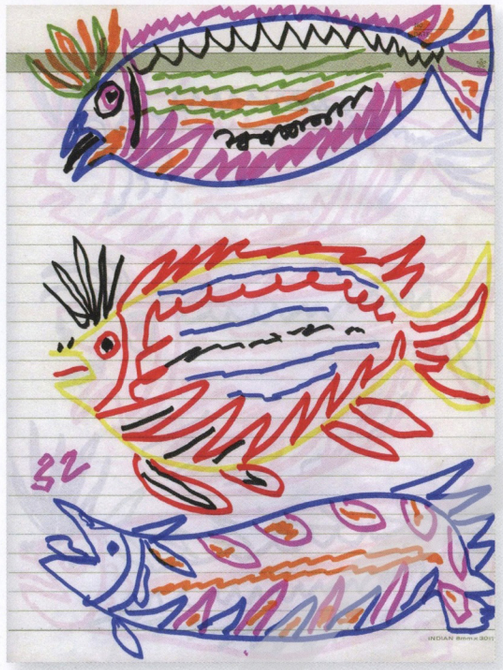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鄧相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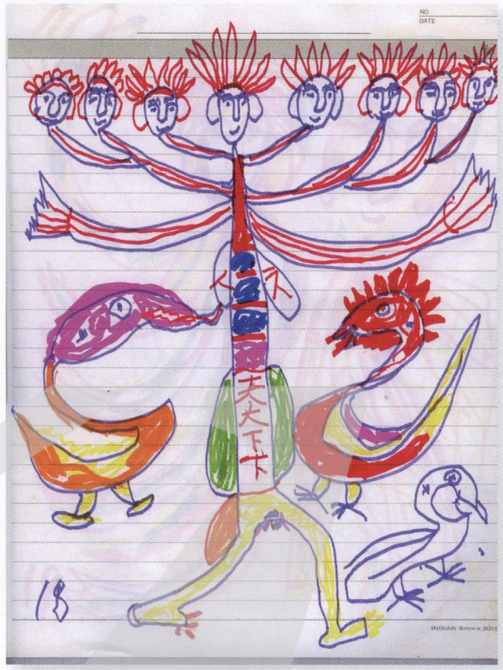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鄧相揚藏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鄧相揚藏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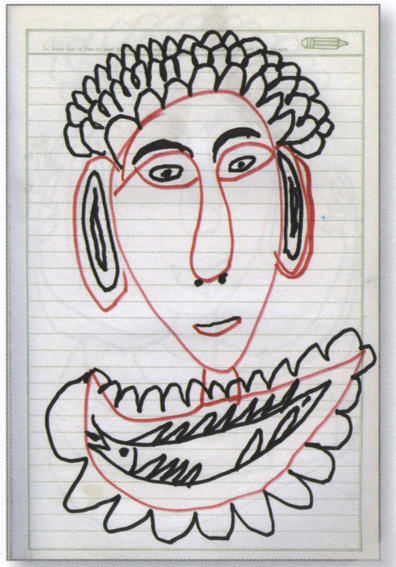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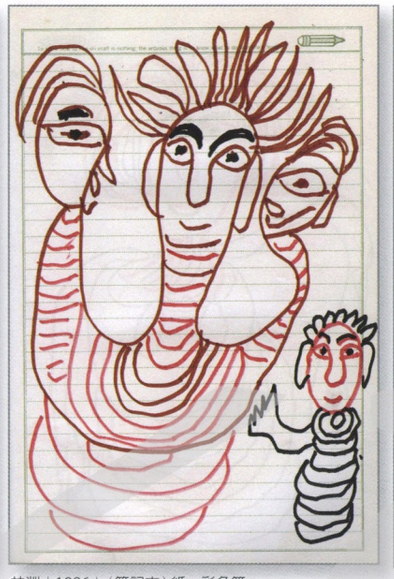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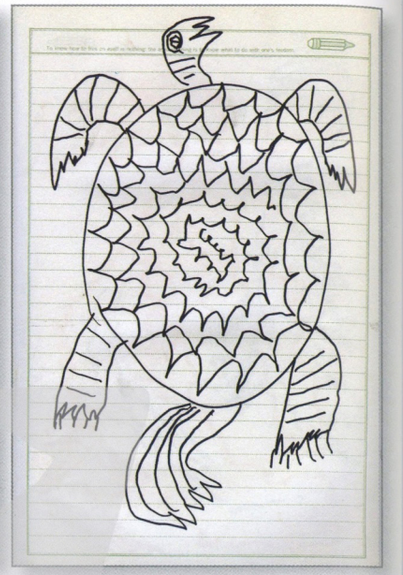
林淵 | 1986 | （筆記本）紙・彩色筆 | 鄧相揚藏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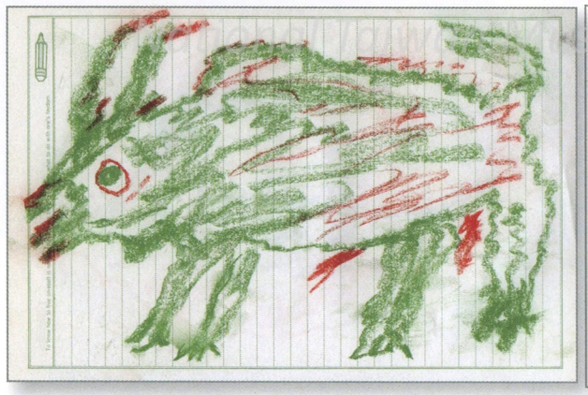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



林淵｜1986｜（筆記本）紙・蠟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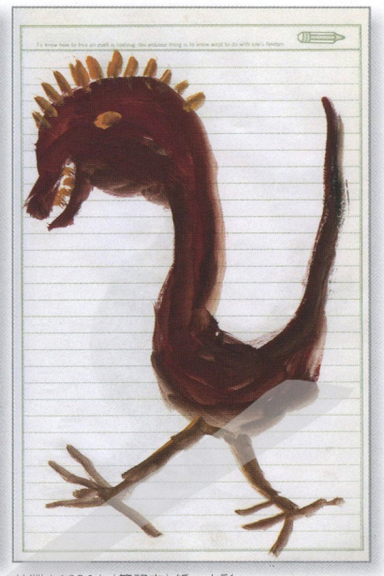
林淵｜1986｜（筆記本）紙・蠟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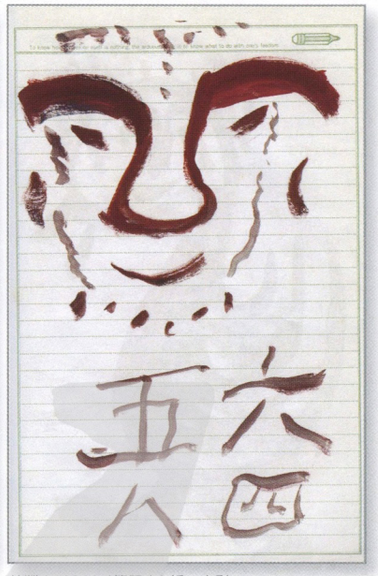
林淵｜1986｜（筆記本）紙・蠟筆



林淵｜1986｜（筆記本）紙・彩色筆



林淵｜1986｜（筆記本）紙・水彩



林淵｜1986｜（筆記本）紙・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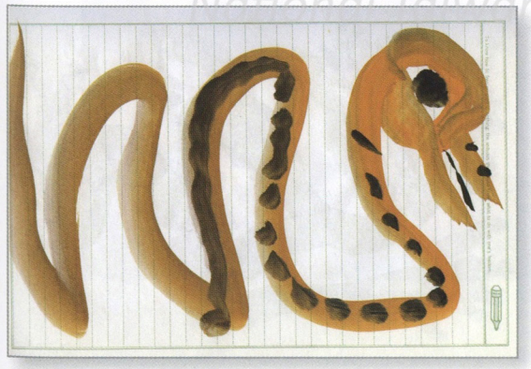
林淵｜1986｜（筆記本）紙・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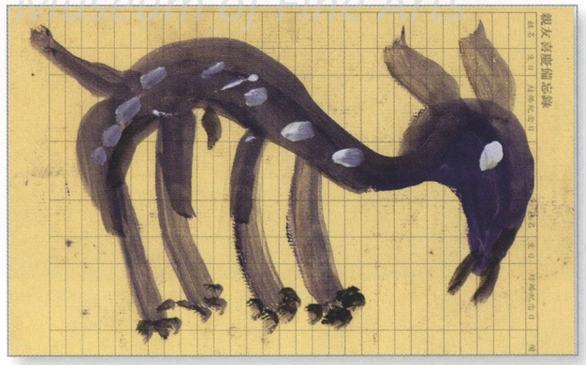
林淵｜1986｜（筆記本）紙・水彩



林淵｜1986｜（筆記本）紙・水彩



林淵｜1986｜（筆記本）紙・水彩



林淵｜1986｜（筆記本）紙・水彩

光是繪畫不過癮，林淵又興起了刺繡的念頭，他找來布袋針，穿上彩色的毛線，直接在布袋的粗布上，繡起各樣的圖案，只要他能畫的、能刻的題材，都能得心應手，構圖和線條都極粗獷，色彩鮮豔奪目，而刺繡的材料也愈來愈多樣，如家中不用的衣料、原住民的苧麻布（番仔布）等。

起初黃炳松看了有點擔心，心中不免暗自嘀咕：「雕刻幹得好好的，幹嘛又弄新花樣呢？」但是他一想起楊英風、朱銘兩位大師一再交代：「不要干涉林淵的創作就是最好的照顧。」於是準備了更多不同材質的材料給他創作，而林淵的夢想世界，則逐一的被他自己創作出來。



林淵和他的刺繡作品。（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和他的刺繡作品。（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無題｜刺繡｜1988｜牛耳藝術公園藏（攝影｜鄧相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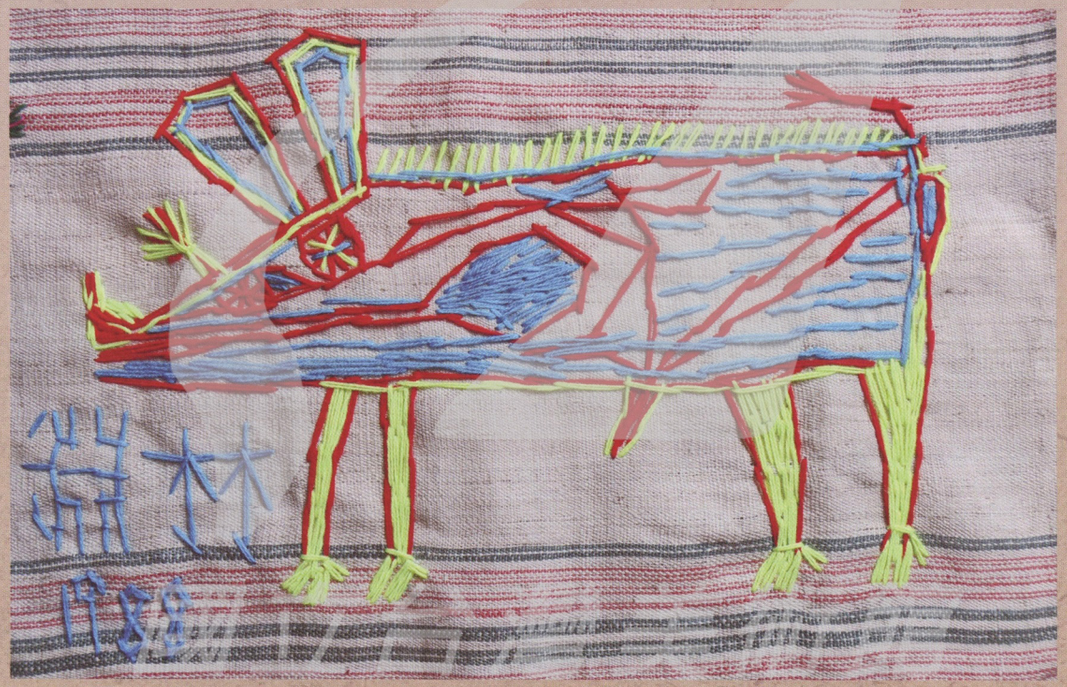
林淵｜無題｜刺繡｜1988｜牛耳藝術公園藏（攝影｜鄧相揚）

林淵的刺繡藝術

刺繡是女紅的絕活，是待嫁女的嫁妝之一，是夫家檢觀待嫁女的秀氣和才能之一，在台灣各地皆是如此，這說明了待嫁女的心情。通常待嫁女期待結婚佳期的早日來臨，在閨房日夜刺繡，往往夙興夜寐，為定情展現才情，是媒婆說情的有力條件，不僅藉以獲得雙方親友的讚譽，更是待嫁女的心情寫照。

林淵年輕時是一個拙農，結婚時沒有收到妻子的刺繡信物，因為彼此相當貧窮，無力學習，但林淵志不窮，老年時他發憤圖強，找來布袋針，覓到水沙連的蕃布，在清晨、於深夜，一針一線的刺繡，想亡妻，刺繡了他對亡妻的思緒，雖然有點粗獷，在含蓄中卻刺繡了愛情的永恆。

台灣的當代藝術，刺繡不被藝術界列為藝術創作，但林淵老年時做到了，他用布袋、用蕃布、用毛線來刺繡，不僅刺繡了他自己的夢想世界，更編織了台灣的樸素藝術之美。



林淵｜無題｜刺繡｜1988｜鄧相揚藏（攝影｜鄧相揚）



林淵｜無題｜刺繡｜1988｜鄧相揚藏（攝影｜鄧相揚）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無題｜刺繡｜1988｜鄧相揚藏（攝影｜鄧相揚）



林淵｜無題｜刺繡｜1988｜鄧相揚藏（攝影｜鄧相揚）



林淵｜無題｜刺繡｜1988｜鄧相揚藏（攝影｜鄧相揚）

藝術大師與國際的讚賞及肯定

林淵的腦中蘊藏著無數的故事情節，遠古神話、歷史、人物、鄉野傳說、俚俗等等，無所不包，後來這些故事便轉化成爲他作品的主要題材，經他創作後，所表現的技巧和風格讓人瞠目咋舌，許多人看了以後，只能用「目瞪口呆」來形容。

當時的台灣社會，因爲經濟奇蹟，逐步邁進繁華生活，有錢人沉迷在紙醉金迷的生活中；但是大家在爭權奪利當中，逐漸忘了過去樸實無華的生活形態，許多人看了林淵的作品以後，才猛然驚醒過來，原來林淵的作品反映了台灣眞正的精神與原貌，那是樸素之美、率眞之美。

楊英風爲台灣知名的藝術家，作品以蘊含人文主義風格、現代主義精神，及中國式的藝術思維聞名於世，在國際藝壇上倍受推崇與敬重。楊英風接受黃炳松的邀請，也專程到魚池鄉內加道坑去看林淵的作品，對於林淵樸實無華的作品深受感動，他說：「林淵是以石刻抒發出自己夢境的人，他的石刻所反映的就是他思維的世界。」



台灣雕塑界前輩楊英風（左）至埔里探訪林淵。
（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楊英風（右三）至埔里探訪林淵。（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和他的石雕作品。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楊英風

楊英風，字呦呦，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宜蘭縣，一九九七年逝世於新竹。曾先後求學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現國立東京藝術大學）、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等，並於六〇年代前往義大利國立羅馬大學雕塑系，及羅馬造幣學校進行藝術研究。除了曾於國立藝專、淡江、銘傳等大專院校作育英才，並出版二十餘冊藝術作品文集、舉辦海內外數十次展覽。一生創作千餘件，領域含括漫畫、版畫、雕刻、雷射藝術、景觀與建築規劃……等各類藝術，並獲殊榮無數。



楊英風｜協力擎天｜1997｜不鏽鋼・木材（宜蘭縣政府廣場）
（圖片提供｜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朱銘是台灣知名的雕刻家，初期以鄉土題材雕刻出名，後以「太極」、「人間」等現代系列雕刻聞名國際。朱銘看過林淵的作品以後，驚訝林淵竟然擁有一顆屬於藝術家的心靈，且是如此敏銳且富有創意！眞正發揮了孕育於鄉野中心靈的潛在本能和自由意志，朱銘對黃炳松一再耳提面命地說：「要給林淵一個純然的創作空間，這包括思維和環境，千萬不可被世俗的名利所迷惑，更不可束縛他的創作自由，要準備豐富的創作材料給他，讓他自由發揮即可。」



1980年，雕刻家朱銘（右）與林淵合影（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1988年，朱銘（右二）、邱錫勳（左二）、邱若龍（左一）父子與筆者（右一）探訪林淵。（攝影｜高美碧）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梁奕焚是一個傳奇的藝術家，也是一個始終備受爭議的藝術家、一意孤行的藝術家、走來始終如一的藝術家，他曾在紐約SOHO區活躍十二年，舉辦國內外展覽超過一百五十場。有一次他從美國回到台灣，專程前去內加道坑拜訪林淵，被林淵作品的精彩內容嚇到了，原來自由與大膽的天真，正是林淵的素顏寫照。梁奕焚說：「林淵是一位天生的素人藝術家，更是素人藝術家的佼佼者，他的創作技巧原始而單純，他遠離了傳統藝術，不受污染，他不懂學院藝術，也不懂現代藝術，但他的作品具備了現代精神，而且與現代藝術思潮相通，脈息相連。」

謝里法，知名藝術家，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旅居法國巴黎學習雕塑，並到美國紐約市學習藝術理論與藝術史。他曾是「五月畫會」的一員，並跨領域到了文學，同時也催生了「台灣文學研究會」、「台灣文化交流中心」等團體。他曾書寫台灣的美術發展史，被國民黨政府列爲「海外黑名單」，解嚴後回到台灣，一九八八年興沖沖地趕到埔里來，看了林淵的作品以後，評論說林淵的作品充滿個人主義，那是思想感情的昇華及幻想所創作的藝術作品，具有鄉土性，更有國際性。

經由楊英風、朱銘兩位藝術大師的指引後，黃炳松開始大量閱讀美術書籍和各類刊物，從《雄獅美術》月刊中得知法國當代藝術大師杜布菲(Jean Dubuffet)，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最偉大的法國畫家，他的創作觀不是學院派的傳統風格，反倒是原始藝術、精神病患、兒童繪畫以及巴黎的街頭塗鴉，這些不受重視的邊緣文化，正是他創作的源泉，他甚至於還提出了「反藝術」的口號，引發世人對藝術價值觀的新思考。黃炳松於是和雄獅美術出版社聯絡，取得杜布菲在法國的地址後，將林淵的作品照片寄往法國，請他鑑賞指教。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杜布菲首度回函，對林淵的作品稱讚有加，同時將林淵的六十幅作品的照片，轉贈給瑞士洛桑(Lausanne)的原始美術館珍藏。此後，黃炳松和杜布菲保持通信往來，杜布菲前後寫給黃炳松的信件達十一件之多，信中句句藝術箴言，叮嚀要好好給林淵一個「原始」的創作空間。例如，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杜布菲寫給黃炳松的第三封信如此寫著：

黃炳松先生大鑒：

承贈林淵先生作品的照片，已敬收，包括六十張精美而內容充實的資料，我懷著極大的興趣，仔細地檢視過目，留給我一個鮮明的印象，同時也感謝您慷慨惠贈，這些作品顯示作者強烈的創造力和一種不尋常的力量，更使人感受到不同凡響的新穎與明晰。他的雕刻和圖畫都同樣具有獨特性，其中以動物畫特別使我為之心折，我非常地欣賞，同時我想如果把他全部的作品，收集在原創作的場地，可以更生色而有意義。

杜布菲(Jean Dubuffet, 1901-1985)**與原生藝術**

杜布菲於一九四五年提出「原生藝術」的解釋：「原生藝術包括各種類型的作品：素描、彩畫、刺繡、手塑品、小雕像等等，顯現出自發與強烈原創性的特徵，盡可能最少地依賴傳統藝術與文化的陳腔濫調，而且作者都是些沒沒無聞的、與職業藝術圈沒有關係的人。」

意思也就是說：「沒有受到文化污染的人所做出來東西，那些作品很少或根本沒有模仿，與發生在知識分子那裡的現象剛好相反，因此它們的作品全部都是他們自己內心，而不是從古典或流行的藝術的陳腔濫調中掏出來，這包括主題、創作材料的選擇、轉化的方法、節奏、書寫的方法等。我們目擊了一個完全純粹、原生的藝術創作被它的作者創造出來的每一個過程，完全只肇始於作者自己內在的驅動力。藝術在這裡顯現的功能只有創造，而不是經常在文化藝術中存在的變色龍與猴子的功能。」

原生藝術顯示了出於自發性與原創性的特質，而較少依賴傳統藝術與文化的陳腔濫調，且作者都是沒沒無聞又與職業藝術圈沒有關係的人。其主要類型包括：「精神病人」(Insane)的創作、「通靈者」(spiritualist)藝術，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自學者」(self-taught)。而「自學者」必須要有邊緣傾向的社會出身背景，並具有原創性與顛覆性的表現，同時還必須與那些崇尚大師風範，經常有商業傾向的「樸素藝術」(Naive Art)有所區別。



杜布菲 | 帽上的蝴蝶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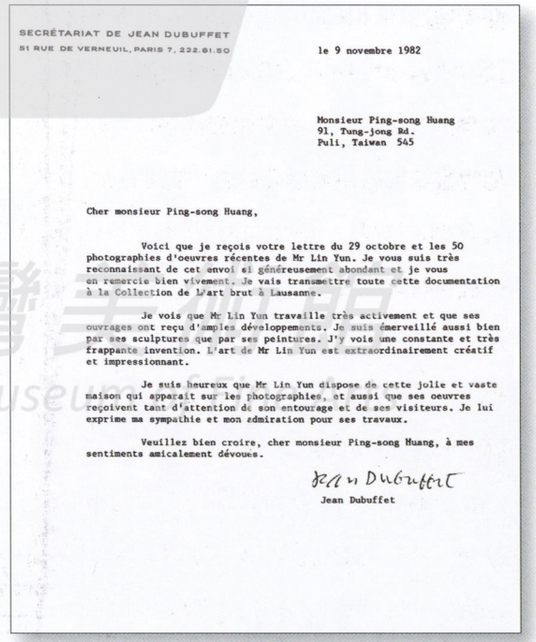
這些不尋常的作品，使我感到非常驚異，同時對您如此愛護關照之熱情尤感難得。我對您的背景和您對藝術的創作嗜好瞭解還不夠多；我想知道更多關於您的工作性質及日常參與藝術活動的實況。

我同時也想瞭解是否林淵先生的創作作品，也同樣受到其他周遭人士的讚賞，特別是台灣關心藝術發展的各個機構或組織的關切。

我打算把這六十張精美的照片送到洛桑藝術館珍藏。

希望黃先生能夠領受我的謝忱與誠摯之情。

杜布菲(Jean Dubuffet)敬上
1981年9月18日　杜布菲祕書處



SECRÉTARIAT DE JEAN DUBUFFET
51 RUE DE VERNEUIL, PARIS 7, 222.61.50

le 9 novembre 1982

Monsieur Ping-song Huang
91, Tung-jong Rd.
Puli, Taiwan 545

Cher monsieur Ping-song Huang,

Voici que je reçois votre lettre du 29 octobre et les 50 photographies d'oeuvres récentes de Mr Lin Yun. Je vous suis très reconnaissant de cet envoi si généreusement abondant et je vous en remercie bien vivement. Je vais transmettre toute cette documentation à la Collection de l'art brut à Lausanne.

Je vois que Mr Lin Yun travaille très activement et que ses ouvrages ont reçu d'amples développements. Je suis émerveillé aussi bien par ses sculptures que par ses peintures. J'y vois une constante et très frappante invention. L'art de Mr Lin Yun est extraordinairement créatif et impressionnant.

Je suis heureux que Mr Lin Yun dispose de cette jolie et vaste maison qui apparaît sur les photographies, et aussi que ses oeuvres reçoivent tant d'attention de son entourage et de ses visiteurs. Je lui exprime ma sympathie et mon admiration pour ses travaux.

Veuillez bien croire, cher monsieur Ping-song Huang, à mes sentiments amicalement dévoués.

Jean Dubuffet

杜布菲的第三封來信。(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杜布菲再度寄來信件給黃炳松，說明由於他已八十歲高齡，加上健康不佳，不適長途飛行前來台灣，因而婉拒黃炳松的邀請來台一遊。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黃炳松夫人周雪鳳到法國旅遊，在旅法藝術家陳朝寶的引領下，前往杜布菲的家中拜訪，受到杜布菲的熱情款待，杜布菲頻頻詢問林淵的近況，讓周雪鳳有如沐春風的感動。不幸杜布菲於一九八五年五月辭世，享壽八十四歲，這不僅是國際藝壇的損失，對林淵和黃炳松而言，更失去了台灣正在崛起的「素人藝術」導師，讓他倆不勝唏噓。

日本藝術界學者大野元三兩度前來台灣拜訪林淵，對他的作品讚賞有加，大野元三說：「素人藝術家又稱原生藝術家，它的特色在於作者顯現出自發性和強烈的原創性，原生藝術品確實能撼動人心的深處，爲視覺藝術帶來更多采多姿的面貌和感受。」又說：「林淵是台灣的『國寶』，他天賦異稟，不經由教育與訓練，直接進入藝術的堂奧，他的創作技巧固然單純，卻保留了天眞與清純，他爲現代人類保留了可貴的『原始』與『原生』。」

水沙連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內涵，豐沃了林淵的創作生命，他那非比尋常的「原始藝術」成就，已受到國際藝術大師的讚譽與肯定。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謝東閔副總統專程到內加道坑林淵的工作室來探訪林淵，對林淵的作品讚不絕口，同時邀請林淵到台北的總統府作客，林淵喜笑顏開，當面接受邀請，允諾近期就北上去拜訪謝副總統。

林淵的石雕作品自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開始正式展出，同時在台北「春之藝廊」、台中「名門畫廊」展出，並參展台南市政府所舉辦的「千人美展」，一九八三年又在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展出，接著接受香港藝術中心的邀請，林淵的名聲如日中天，國內外形成一股林淵旋風。



1982年林淵向謝東閔副總統介紹石雕作品。（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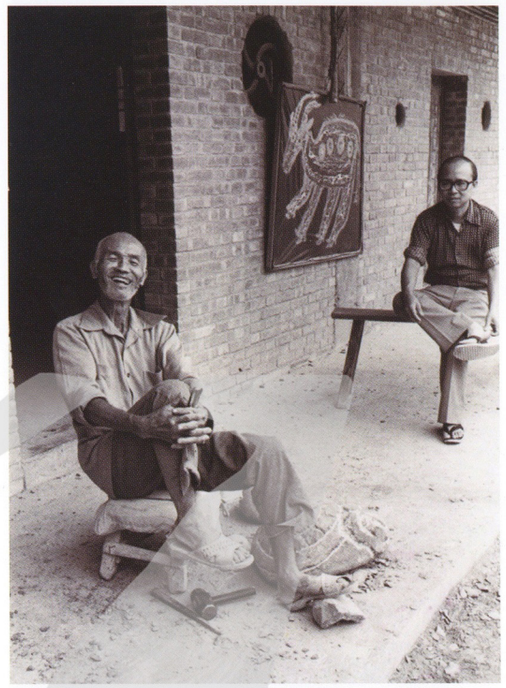


1980年代初，謝東閔副總統訪林淵的報導。（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牛耳藝術公園

一九八〇年四月九日，黃炳松和《埔里鄉情》雜誌社的常務委員去造訪林淵，當天他買下林淵的五十三件石雕和八件木雕作品後，運回後放在自家的客廳、餐廳、庭園、臥室裡欣賞把玩。所以鄉親就有人說，黃炳松去造訪林淵當天，就是「伯樂相馬」；「伯樂」具有賞識人才的眼力，而黃炳松更有更長遠的眼光，那就是將兩個人的資源相結合，如此才能將各自的價值倍增。



伯樂黃炳松（右）與千里馬林淵。（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陳列在黃炳松家的林淵作品。（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黃炳松結識杜布菲、楊英風、朱銘等藝術大師以後，深受他們的薰陶與影響，他接受他們的建議：「不要把林淵給世俗污染，應把林淵的作品留在埔里」，也就是讓更多的人來埔里欣賞林淵的作品。藝術大師杜布菲的來函，也給了黃炳松極大的啓示，他計劃在埔里建造一處藝術園區和美術館，專門陳列林淵的作品，爲此，黃炳松與林淵約定，由黃炳松提供所有的材料和生活費用，而林淵所創作的作品則「一人一半」。

黃炳松本身開設「亞何開發有限公司」，是個建築商，他在埔里入口處的「坪仔頂」就有一塊佔地約四公頃的土地，本來計劃要蓋「販厝」出售，因爲發現了「千里馬」以後，成了「林淵痴」，決定將這塊土地轉型開發爲「藝術公園」，如同日本箱根「彫刻之森」一樣，讓更多的人來親近藝術作品，因爲這塊土地位在南村里的「牛相觸」，而林淵生肖屬「牛」，藝術大師楊英風、朱銘也都同屬「牛」，所以取名爲「牛耳藝術公園」，亦有「執藝術牛耳」之意涵[2]。

一九八四年一月，牛耳藝術公園正式開工，



謝棟樑雕塑的林淵紀念銅像，立於埔里牛耳藝術公園。（攝影｜鄧相揚）


黃炳松（左前）與林淵約定，由黃炳松提供所有的材料和生活費用，而林淵所創作的作品則「一人一半」。（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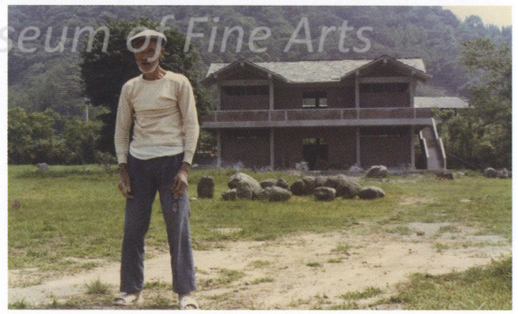

牛耳藝術公園一景。（攝影｜鄧相揚｜1995）

林淵進駐園區，與黃炳松共同打造藝術的「烏托邦」，林淵每天從內加道坑搭車到園區，在偌大的石頭、木頭上鑿刻他腦海中的故事，鏗鏘的刻石聲響徹園區，黃炳松則傾全力興建「林淵美術館」，並種植各類樹木花草來美化園區，爲此還遠從國姓鄉移植一棵千年的「連理神木」，種植在美術館的前面，這段期間，林淵陸續完成了〔仙梯〕（頁138）、〔一種米養百樣人〕、〔蜜吻〕、〔莫那魯道〕、〔同船人〕（頁149）、〔九天玄女〕（頁138）、〔牛魔王〕、〔蘇保桐〕等大型作品，以及近千件的石雕、木雕及繪畫、裝置藝術作品。


林淵在連理神木前雕刻〔土地公像〕。（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雕刻大型木雕作品〔一種米養百樣人〕。（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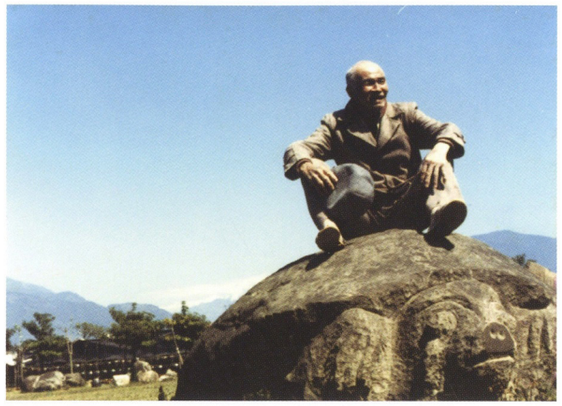

林淵每天到園區，在偌大的石頭、木頭上鑿刻他腦海中的故事，鏗鏘的刻石聲響徹園區。（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和林淵美術館。（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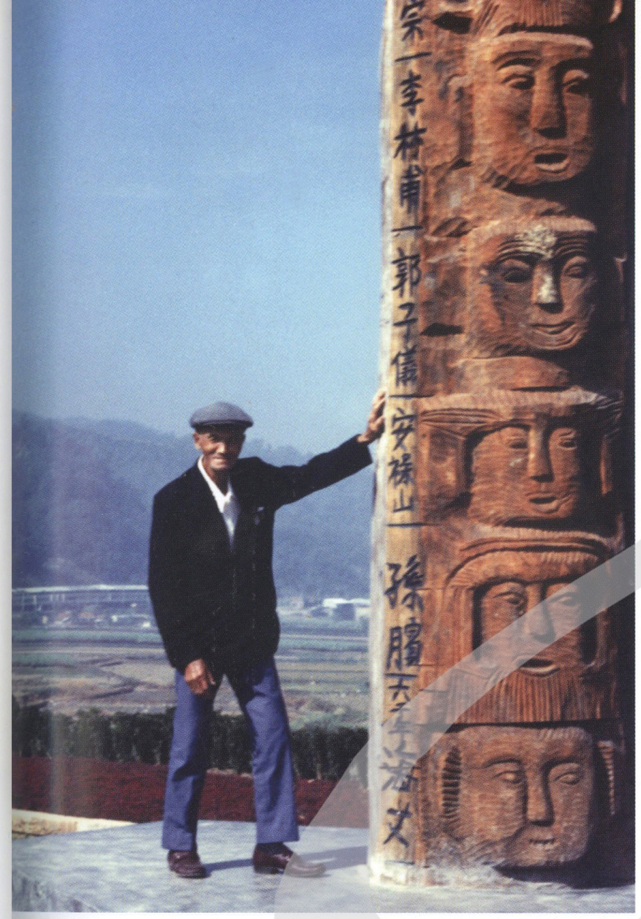
林淵和他的大型景觀裝置藝術〔牛魔王〕。（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完成大型作品後，喜歡坐在作品上，供人拍照。（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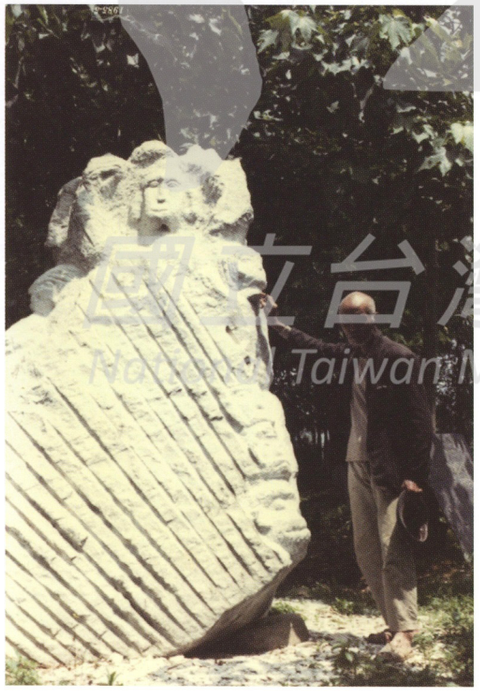
林淵和他的石雕作品〔蜜吻〕。（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和他的大型木雕作品〔一種米養百樣人〕。（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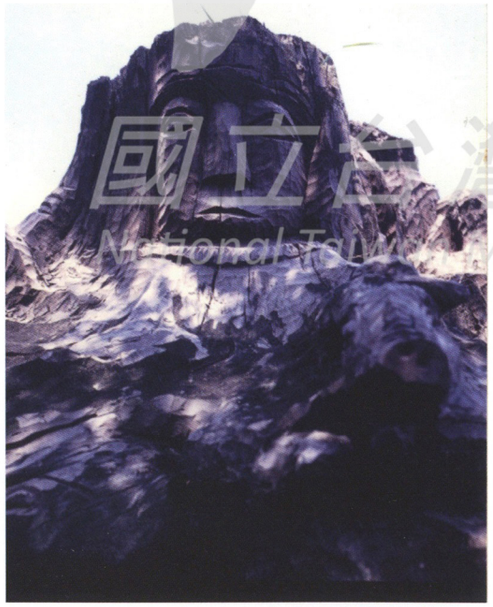
林淵的大型木雕〔一種米養百樣人〕（局部）。（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和他的大理石石雕作品〔清順帝與多爾袞〕。（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和他的石雕作品〔四通八達〕。（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林淵｜莫那魯道｜木雕（局部）。（攝影｜鄧相揚｜2009）



林淵和他的大型木雕作品〔曹操〕。（圖片提供｜牛耳藝術公園）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一種米養百樣人｜銅（原為木雕）
牛耳藝術公園藏（攝影｜鄧相揚｜2009）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蘇保桐（傳說中的高麗國猛將）
｜牛耳藝術公園藏（攝影｜鄧相揚｜2009）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曹操｜木雕｜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攝影｜鄧相揚｜2009）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曹操（局部）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牛耳藝術公園隆重揭幕，爲台灣首創的藝術園區，這是陳列林淵石雕作品兼具鄉土野趣的藝術園林，而林淵美術館則展覽林淵的繪畫、刺繡、組合藝術等作品。此外，牛耳藝術公園內的景觀設施尚有桐林、櫻林、楓林、竹林、蓮花池、連理神木、甕缸牆、童遊廣場、戲沙區、美術教室、大地測量三角點、霞暉亭、茶廬、林蔭食攤等。園區保留原有的一片油桐林，林淵的石雕作品擺在桐林下，相互輝映成趣，每到四、五月間，白色的桐花盛開，飄下的桐花，像雪般灑在林淵的石刻作品上，煞是美麗，黃炳松利用這個時節，邀請地方人士來共賞美景，同時在桐花盛開的油桐樹下舉辦「花之宴」的藝文活動，這也是後來台灣「桐花祭」蔚爲風潮的首例。



牛耳藝術公園中的林淵美術館，大門上的木浮雕〔門神〕是林淵的作品。



牛耳藝術公園一景，遠方建築為林淵美術館。（攝影｜鄧相揚｜2009）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